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九

雜傳一百八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宿遷柯維熊

叛臣下

李全

劉整

呂文煥

呂文福呂師夔屬飛陳英陳慶附

夏貴

范文虎

留夢炎

李全濰州北海農家子也銳頭蠡目健讀善下人以弓馬矯捷能運鐵槍號李鐵槍初金主避元兵竄于汴民苦橫斂思亂於是劉二祖起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等附之楊安兒起以舅劉全為帥閭閻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全與仲兄福聚眾數千劉慶

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等咸附之元兵退金乃遣
兵討捕安兒敗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等奉而統
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
霍儀敗其徒彭義斌等歸李全有定遠民率先者安兒
嘗處以軍職及是寅緣鎮江武鋒卒沈鐸見楚州守應
純之道豪傑願附意時江淮制置李珣淮東安撫崔與
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爲機察諭意
羣豪敘復鐸爲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郡監與高忠皎各
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
合兵攻剋海州全分兵襲破莒州禽其守臣別將于洋

克密州兄福又克青州全因得授武翼大夫京東副
管純之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鑒開禧
事不明招納密敕珏等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
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糧東海馬
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遂輻湊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
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全圍海城不下分兵襲密州
禽黃樞十二年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與季先石珪
軍援盱眙先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鼎立以待敵全至
渦口值金將乞石烈牙吾答名盧鼓槌者將濟全掩擊
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數日又與阿海戰化陂

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三圍俱解全喪失亦衆阿
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刺史全說降金元帥
張林以青莒等十二州來歸全與林結爲兄弟表聞授
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餘授官有差授全廣州
觀察使京東總管慶福義斌皆爲統制先是制置使賈
涉以朝命督戰立賞約全乃致金牌干涉云殺四駙馬
所獲者故全有是授而四駙馬實不死也十三年全至
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獨能
審策戰勛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所任吏莫與
便讞先死率金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

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德珍孫武正及王
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奉石珪爲統帥全伺知之
乃見涉請討珪珪素通好於元至是技窮殺淵而挾武
正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
將之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爲總管駐揚州分數
卒兵從之而將其衆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
涉欲與劉瑋共圖泗州伐其謀涉許之全兵攻尅泗州
之西城入城布守瑋徙盱眙芻粟以實之未幾盧鼓槌
來取西城全戰敗統制賴興死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
委敵金人旣陷蘄州梟斬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

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
餘寇付全追之全追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
二月瑋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
獲則斬惠卽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
之惠號賽張飛者也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
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
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輦貨車夫
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福怒謂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
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歸于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昭
信軍節度林猶遺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

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
人讓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
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丘壽邁攝帥事全
謂曰忠義烏合尺籍國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
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
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十一
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國
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
疏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

也吏部侍郎喬行簡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准不報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晞稷關望乃膽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輒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十八八月全謁國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甚國之客章夢先主幕議劉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喏慶福不能堪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更折節爲禮因會國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勳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

青州寶慶元年全遣慶福還楚城使爲亂
軍相應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
於國馬國晨起蒞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
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人
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國縋城走伏道堂中宿
焉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宿憾明日國縊于途時忠
義統領王文信提本部兵歸揚州謀縛守以其城獻事
世爲鈐轄趙拱所阻文信遂與劉全還楚州盱眙總管
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
亂瑋懼夏全復動乃使下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

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還揚州因僞言盱眙失守下
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盡閉史彌遠當國懼激他變
姑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倖楚州守海
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
全時慶福以事濟報全全牒義斌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
誅矣爾軍竝聽我節制義斌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
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讎乃斬齊牒人南問
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
壓致忠義之閑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短
川兼提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

通晞稷已卯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
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四月
時青使人僞爲金丘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
八百以待全引騎度淮與鬪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
往拔全出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
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
三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
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
州晞稷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紳
及將校飲酒酣全語之故一人曰不若有官者棄官無

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
种以告晞稷翌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
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
倒置矣五月全取東平不克引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
兵與全鬪全敗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嶺抽山陽忠
義以北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納全降兵兵
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洽
爾遣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時四總管亦
遣討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
在司馬義斌義斌歸稷敵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

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
因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宋臣且河
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
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亦附全二年三月元兵攻青
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朝廷初以力未能討
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
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瑋久在盱眙雅意建
藩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忞延
譽京師忞亦垂涎代瑋從吏尤力九月以瑋知楚州兼
淮東制置使忞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乙亥晞稷以戶

部侍郎召已出知袁州十一月瑋至楚州牒激夏全曰
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
在旦夕太尉宜往赴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兵徑
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移屯城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
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
不往甲子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賂夏
全求緩師乃止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
軍非山東歸附耶孤死鬼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全
許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
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

入尉有望卽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款
飲酣就寢如婦更與福謀逐琯辛卯全令賊黨圍州治
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琯精兵尚萬餘窘束不
能發一令夜半縋城僅以身免全旣逐琯暮歸楊氏拒
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
戒進閉門不得入翱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
狼狽歸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
庭弁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琯自劾未幾死初姚翀
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已爲引重當路得改秩
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狎撫定以誑衆以功入

朝三月以种爲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种辟鄭子恭
杜耒等爲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
艤舟以治事楊許种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四
月李全欲歸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
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
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
張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
數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僞病旬餘張蒲
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問疾福殺慶福及
蒲金元帥封高陽公歸全者也福以慶福頭納种

福大喜未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耶
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瑋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
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种及僉幕促之皆謝以朝廷
撥降未下福曰朝廷建閩開幕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
制閩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种飲种
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种命召諸幕
客以楊氏命召种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未朝
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未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人
种及見之福兵欲害种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鬢縋城
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薨